



山东文艺出版社

你无法真实

你无法真实 师生两三个
错误集锦六题 冬天的感觉
除夕夜·中秋夜 大宝贝·小宝贝
幸福生活 老三届们的歌

刘玉堂 著

本书精选了创作势头正旺的实力派小说家刘玉堂近年创作的短篇力作18篇。其中包括在读者中广受好评的《师生两三个》、《老三届们的歌》、《除夕夜·中秋夜》等，还有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与争鸣的《你无法真实》。另外，作者正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乡间别墅》第一章也将先期出版以饷读者。这些作品，或忆旧事，或录近闻，都是那么真切自然；或写寻常日子，或描风土人情，都是那么放松自如。作家以他独特的话语世界，呼唤人际间的真情与温暖。读作品如同读生活，充分显示了作家独特的语言功底和坦荡真诚的人格力量。

山东文艺出版社

【玉堂文展】之二

你无法真实

刘玉堂 著

鲁新登字第3号

玉堂文展之二

你无法真实

刘玉堂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33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7-5329-1170-5

I·1047 定价8.7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创作势头正旺的实力派小说家刘玉堂近年创作的短篇小说18篇。其中包括在读者中广受好评的《师生两三个》、《老三届们的歌》、《除夕夜 中秋夜》等，还有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与争鸣的《你无法真实》。另外，作者正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乡间别墅》第一章也将先期出版以飨读者。

这些作品，或忆旧事，或录近闻，都是那么真切自然；或写寻常日子，或描风土人情，都是那么放松自如。作家以他独特的话语世界，呼唤人际间的真情与温暖。读作品如同读生活，充分显示了作家独特的语言功底和坦荡真诚的人格力量。

目 录

你无法真实	(1)
师生两三个	(29)
老三届们的歌 (六题)	(44)
欢乐的聚会	(74)
错误集锦六题	(88)
农村错误六种	(102)
墙那边	(117)
小说二题	(134)
冬天的感觉	(152)
那年冬天在岛上	(167)
除夕夜 中秋夜	(195)
乡村诗人	(214)
大水	(237)
夏天的经历	(249)
小宝贝 大宝贝	(262)
水殇	(270)
福地	(282)
幸福生活	(313)

你无法真实

那时候，笔会已近尾声了，要炮制的东西炮制得差不多了！酒也喝了好几回了，各人的嘴里便开始发骚。你没法不骚，极度紧张后的疲惫不消说，单是那感觉上的一种小小的缺憾就让你不好正经。最先道出这心声的是老 A，他特别会表达感觉，你这里刚刚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他那里就很准确并能上升到一定高度地表达出来了：“操！这次笔会一个女的也没有！真是够呛！”

“就是哩！怎么就一个女的也没来呢？”

“这是对我们莫大的不信任！”

老 A 的心眼儿好啊，他还能设身处地：“哪怕来个不会写的呢，到时候咱也能帮她写个小中篇儿！”

预定的骚呱儿是早已啦得重复了，各人便想追求真实，就象传奇不想读了想读传记一样。

“你们得每人说一个自己办的恶心的事儿，真实的，不带虚构的那种！”晚饭的时候，老 A 酒喝得不老少，这时候已经醒酒了，脸色苍白，脑瓜格外清醒：“狗日的老 B！上回他讲的自己的恋爱故事就非常不真实！让写小说的说件真事儿真他妈的难啊！”

老 B 这会儿不在屋，他出去了，坚持他的“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去了。屋里人不多，就老 A 和小 C、小 D，很有些讲真实的氛围。

小 C 想了一会儿说：“要求倒是挺明确，必须是自己办的、真实的、还要让人恶心的事儿，三层意思，哎？”

老 A 说：“对，三层意思！”

“那你先来个典型引路，给我们做做榜样如何？”

“行！”

老 A 就讲开了。

“你们先说咱长得怎么样？”

小 C 说：“还行！”

小 D 说：“一般化吧！”

“咱现在是一般化，小时候可不一般化哩！那时候咱这里——”他捏捏自己的腮，“胖乎乎的，这里——”他又摸摸自己的眼：大大的！脸盘儿，方方正正的。那时候咱也就是十四五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有段时间不知咋的，咱的嗓子突然沙哑了，唱起歌来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说出话来都不像自己说的了，

咱挺紧张，就去让校医瞧。那校医是女的，长的真是没治了，特别是眼睛那个迷人，就跟没睡醒似的，真他妈怪松！走起路来那就款款，她怎么长的来！重要的是她还姓毛，咱那时候以为毛不是随便可以姓的，她姓了，咱就崇拜的要命！

那时节，咱一进医务室，她盯着咱看了一会儿，然后像突然睡醒了似的，眼睛放着光：“怎么了，你？”

“嗓子不好！”

“我看看！”她一手抻着咱的脖梗，一手捏着咱的腮，让咱仰起脸来“啊——”

她的手那么柔软，那么滑腻！而且咱还闻到了她身上的一种暖洋洋的气息，咱就很舒坦地“啊——”，完了，她说：“没事儿，是变嗓儿！”

“变嗓儿是怎么回事？”

她笑了一下：“每个男孩子都要变的！变了嗓儿就是大孩子了，就是男子汉了！”

咱一听，象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同时也就顿悟了许多事情，怪不得这段时间净做些让人脸红的梦呢！敢情咱是大孩子了，是男子汉了！

“你姓刘是吧？”

“是！”

“跟刘主席一家子哩！”

“你不是也跟毛主席一家子吗？”

她还挺谦虚：“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就象毛主席真是她家的什么长辈似的。

她大概不忙，想找咱说话解闷儿：“听说你很聪明？”

“一般化吧！”

“也怪可爱!”她说,两只手就一手一边儿捏住了咱的腮,还把脑门儿抵到咱额头上,嘻嘻地笑,象逗一两岁的孩子似的。

咱让她捏得口水流了出来,挣脱开,后退了两步,她脸红红地:“也怪调皮!”

“我怎么调皮了?”

“你说蝙蝠是老鼠吃了盐变的是吧?把你们生物老师气得够呛!”

咱想起生物课堂上大家一块起哄的场面,特别好玩儿,“哧哧”地笑了。

“你还管教你们俄语的毕老师叫毕塞毛^①!”她不等说完,就笑得“格格”的,一边笑着就又把咱搂到了她的怀里,咱趴到她肩上,也笑得“格格”的。

咱那时候个子不高,咱站着跟她坐在椅子上差不多高,咱趴在她肩上笑,就看见了她雪白的脖颈和一大片处在阴影里的脊沟,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知在什么地方骚动,咱一下不笑了,她又将咱推开,表情很严肃:“怎么了?”

“我该回去了,快上课了!”

“好,你回去吧!”

咱刚走到门口。她又把咱叫住:“我特别喜欢你,以后常来玩儿啊?”

那天晚上,咱就做了个很恶心的梦,醒来若有所失,……

老A不作声了。小C很失望地:“这就完了?就这么个恶心的法儿呀?”

小D说:“就是!这怎么能算恶心呢?一点儿都不恶心!”

① 俄语“信”的译音。

老 A 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咱因为做了那个梦，觉得衰透了毛校医，在一段时间里就没到她那里去，有时候在路上老远看见了，赶忙就折弯儿溜。有一回，她在路上把咱叫住了：“你干嘛老是躲着我？也不到我那里玩儿！”

咱脸红红地：“我又没病，找你玩儿干吗？”

她又捏住了咱的腮：“咱们是朋友啊！”

“我是男的，你是女的，跟你交朋友不好！”

她又笑得格格地：“你还怪复杂哩！没事儿，我吃不了你，去玩儿吧，啊？”

那时候，咱住校，隔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咱为了像个男子汉，对那个恶梦若无其事，这个星期六下午，咱就到她那里去了。她挺高兴，把咱领到隔壁她的宿舍里，给咱倒水拿糖吃，然后就让咱坐到她的床沿儿上，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盯着咱看，咱让她看得不好意思了，拘束得要命，脸肯定是红了，她见咱脸红了，也一下拘谨起来，起来坐下坐下起来了好几次，然后就摆弄手里的钥匙串儿。那钥匙串儿上有一个很好看的小金鱼儿，玻璃制品，乌黑的眼，红的身子，金色的鱼鳞，咱那是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小金鱼儿，她见咱眼睛放着光，一下意识到什么：“喜欢吗？”

“喜欢！”

“那我就送给你！”

她就转着圈给咱往下拿。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每当想起她，咱就记起她从钥匙串儿上往下拿小金鱼儿的情景，一圈儿一圈儿，哗啦哗啦……

完了，她将桌子上的镜子翻转过来给咱看，那里面夹着一张一岁左右的小男孩的照片，挺可爱：“你说他像谁？”

“看不出来!”

“像不像你?”

“像我?我怎么看不出呢?”

“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你瞧这眼、这鼻子!”

“他是谁?”

“我儿子!”

咱吃了一惊:“你儿子?”

“是啊!”

“你有儿子了?”

“有啊!”

“他在哪里?”

“在他姥姥家呢!半年多不见了,真想啊!”她说,脸红了一阵儿,眼泪叭哒叭哒地就掉下来了。她的泪珠儿那么大!一滴一滴的闪着光,就像宝石一样,从她那双迷人的眼睛里滚落出来。

咱一下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怪不得找咱玩儿哩!怪不得喜欢咱哩,还捏咱的腮!

那时节,咱见她哭了,心里怪不是味儿,就将脸探过去:“你捏我的腮吧!”

她一下抱住咱的脑袋,就狠劲地亲起来,亲咱的眼,亲咱的嘴,一口一口,带着声响,像要把咱吞下去似的。咱那是第一次让一个漂亮女人亲,可一点也不来情绪,只觉得让她堵得透不过气来,她的泪珠渗到咱嘴里还怪咸。她亲咱亲得时间很长,咱一下烦恼起来:“你、你算了!”

她不好意思地将咱松开:“怎么了,疼啊?”

“你怎么会有儿子呢?你这么好看,这么年轻!”

她格格地笑着，一拧咱的腮：“你这个小傻瓜儿，小坏蛋儿呀！”

那之后，咱无端懊恼了好长时间，对这么漂亮的女人有儿子想不通。这说明她也是有丈夫的了，一想到她丈夫就更是生气。

后来咱才知道她丈夫也是个医生，去西藏支边快一年了，再过一年才能回来。若干年之后咱就理解了，她当时是双重地想，既想儿子，又想丈夫，想得有点熬不住了，神经兮兮的了。

咱无端地懊恼过一阵儿之后，想到她既然结婚了，对她就不一定像对姑娘那样尊重得那么神圣！跟她相处就不一定那么拘束，就可以大大咧咧一点儿，心里又一下子无所谓起来，就像一件新衣服洗过几水之后，不需要格外地小心了一样，生出些想破坏她点什么的情绪来。她那里咱就常去，给糖就吃，倒水就喝，她捏咱的腮，咱就拧她的胳膊。咱拧她，她吃了一惊：“你？”

“谁让你光捏我？捏得我淌口水！”

“你是个危险人物！”

“你才危险啊，还啃我！”

她脸一红：“你这个小坏蛋儿呀！”

咱们学校的操场挺大，医务室就在操场的旁边儿独门独院着，离教室和宿舍有很长一段距离。那时节正是调整时期，操场都改成了菜地，毛校医出来进去都要经过那片菜地，有时她抄近路走畦脊，她那好看的身子款款地走在万绿丛中的菜地里，像踩钢丝一样，手臂还摆动着，就让咱的心灵无端地受一些震动。

这年暑假，各班都分别留了些人轮流管理菜地，咱离家远，

先留了三天。当时咱很愿意留，可吃了晚饭回到宿舍一看就剩了咱自己，咱害怕了。咱知道这校址原是一片坟地来着，偶尔还能刨出些人骨头来，咱就去了医务室。毛校医看见咱去了，眼睛一亮：“咦？你还没走啊？”

“留下管菜地，你也还没走啊？”

她愁眉苦脸地：“不知走不走得成呢！说是还要学习几天！”

咱一下高兴起来：“你不走就好了！”

她奇怪地看咱一眼：“不走好什么？”

咱鬼使神差，不知怎么就脱出一句：“你走了我会想你！”

她一下把咱抱住：“真的？你会想我？”

那一会儿，咱心里生出一种依恋的柔情：“真的！”

她吻一下咱的腮，眼圈儿红了：“谢谢你，我的好……弟弟！”

远处响了一声雷，天黑上来了，其实还不到黑天的时候，只是阴罢了。咱从她怀里挣脱开：“我去偷黄瓜！”

她一笑，像经常偷似地：“等一会儿，天还不黑，小心让人看见！”

我俩就等天黑。咱心里像预感到会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要发生，心里别别地跳，还直想撒尿。

一道亮光闪过，下雨了。咱一下冲进雨幕里，她在门口喊着：“哎，伞！”

咱撒完尿去摘黄瓜的时候，她也打着伞过来了，还拿着个小网兜儿，咱将摘好的黄瓜装到她兜儿里，说：“我再去摘点西红柿！”

“算了，雨这么大！”

雨不大，风大。山雨乍来风不小，风刮雨斜，尽管她打着伞，可当我们回到屋里的时候，她的身上也全湿了。

她孩子似地格格地笑着，递过一块毛巾：“快，擦擦脸！”

咱就擦脸。她掀开箱子，扔给咱一件花衬衣，“快，把衣服换了！”

咱刚要解衣扣儿，猛然意识到什么，停住了。她则看也不看咱一眼，刷刷地就把衣服脱了，就剩下了胸罩和裤头儿，咱那是第一次见知识女人的光身子，那么白细，那么丰腴！咱真是让她诱惑得够呛！她迅速换好衣服，见咱还愣着，说声：“看什么，快换！”完了梳她的头去了。

咱就换上了她的花衬衣。

咱淋得比她厉害，裤衩也湿了。她梳完头，看见咱穿着花衬衣，刚要笑，猛然发现咱的裤衩还湿漉漉的，又找出一件三角裤头儿：“给！”

咱转过身去，刚脱了裤子，她又端过一盆水：“来！冲冲脚！”

换好了衣服，咱啃黄瓜，她吃西红柿。她吃得嘴发红，咱啃得嘴发绿。“你啃得那么响，咔嚓咔嚓的，真好听！”她说。

“谁让你光拣软的吃？”

“那就来根硬的！”她也啃黄瓜了。

外边的雨声小了，我俩一下子沉默了。屋脊上汇集起来的水溜儿倾泻到屋檐下的芭蕉上，蹦蹦响，咱的心也蹦蹦的，好大一会儿，咱才不情愿地：“我该回去了！”

“你班上留了几个？”

“三个，那两个离家近，回去了！”

“就你自己？”

“嗯！”

“不害怕？”

“害怕有什么办法？”

“那就别回去了，跟我作伴儿！”

“行！”咱答应得很痛快。

她宿舍里就一张床，但很宽，她就让咱先躺在床上，放下蚊帐，然后才开始脱衣服：“不许你看，看了害眼儿！”

她又这里那里地洗了一通儿，拉死灯，钻进蚊帐里来了。

咱又闻到她身上那温暖的气息了。黑暗中，咱紧靠着墙，身子蜷曲着，唯恐什么地方触着她，她的头发搔到了咱脸上，怪痒痒的，也不敢动弹，她似乎察觉出咱的困境，抚摸一下咱的头：“别拘束，想怎么躺就怎么躺！”

咱放松了一下，将身子固定在另一个姿势上，可一小会儿又累了，还是睡不着。不知过了多久，她叫了一声：“小A！”

咱假装睡着了，不答应。

她又叫了一声：“小A，你睡着了吗？”

咱还是不答应。

不一会，咱觉得她的手指悄悄地摸咱的肚子，并朝着那个地方作着努力，咱动了一下，仰卧着，想让她摸起来方便些，可她手马上缩回了：“你没睡着呀？”

咱“噗嗤”笑了：“睡着了！”

她一下将咱紧紧抱住：“你这个小坏蛋儿！”

她就教咱干了那件恶心的事儿。

她还挺惊讶：“你会了呀？”

“我是大人了！”

.....

二

小C还张着嘴，聚精会神地听，见老A不吭声了，不过瘾地：“完了？”

“基本上完了！”

“这怎么是恶心呢？根本就不恶心！”

“后来呢？”小D问。

“倒杯水！狗日的光竖着耳朵听，连杯水也不给倒！”小C急燎燎地就去倒水了，端到老A面前：“给，说恶心的事儿还有功！”

“不听算了！”老A认了真，生气了。

小C马上赔着笑脸：“开句玩笑，何必当真呢！”

小D也在敲边鼓儿：“就是！快说吧您哪！”

老A擦擦嘴角上凝固了的唾沫，喝口水接着说：“咱干了那件事之后，挺后悔，也挺恶心，觉得毛校医象睡不醒的病秧子似的，一点都不漂亮，这种变化真是奇怪得很！”

小D说：“与年龄有关，那时候你还小啊！”

“也许是！过完暑假开了学之后，咱好长时间不朝她的面儿，有时在路上老远看见了，她喊咱，咱也不理她。有一回打预防针，非去不可了，待轮到咱的时候，她拽着咱的耳朵，恶狠狠地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你等着！”

打针的时候，她就推得特别快，疼得咱眼里流出泪来，针眼儿好几天不消肿。还有一次，她要捏咱的腮，咱把脑袋一扑棱，她就搯了咱一耳光：“你这个小流氓！把那个小金鱼儿还给我！”

咱就把那个小金鱼儿还给了她。她脸色那个难看啊！

打那我俩记了仇。赶到咱高二的时候，“文革”开始了，马上就有大字报揭发她是“资本家的臭小姐”，“专干腐蚀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勾当”，咱心里紧张得要命，怕别人怀疑咱让她腐蚀了，就赶紧贴出一张，揭发她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这当然就是一颗重型炮弹，大会小会地就斗她。斗过两次，咱害怕了，这天咱到她宿舍里去看她——那时候“牛鬼蛇神”还没集中，分别隔离在自己宿舍里写交待。咱跟看押她的同学说了说就进去了。咱见她瘦得没了人样儿，哭了：“毛老师，我对不起你！”

她也哭了：“是我不好，我不该打你！”

完了，还给咱擦眼泪，强装笑脸地捏捏咱的腮：“你现在才是大人了！”一会儿，她又拿出钥匙串儿，一圈儿一圈儿地往下拿小金鱼儿：“你还敢要吗？”

“敢！”

“你会永远记住我的！”

那之后，她进了牛棚，咱毕了业，就再也没见着她，后来听说她调回原籍去了。这些年想起来咱心里就难过，这事儿办的真是太混蛋、太恶心了。

老 A 说完，眼睛湿润了：“喏，就是这个小金鱼儿！”

三人盯着他钥匙串儿上那个小金鱼儿沉默了好长时间，半天，小 C 干咳了一声，安慰说：“这也不能全怨你！是那个该死的年代造成的！”

“可‘文革’之前呢？”老 A 还不原谅自己。

“那时你还小，情绪不稳定，还不懂得爱情，她是医生还能不理解？”